

与巫为邻

WITCHES & NEIGHBOURS

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

〔英〕罗宾·布里吉斯 (Robin Briggs) 著
雷 鹏 高永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与巫为邻

WITCHES & NEIGHBOURS

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



〔英〕罗宾·布里吉斯 (Robin Briggs) 著
雷 鹏 高永宏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英)布里吉斯著;雷鹏,高永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悦读时光·人文探索)

ISBN 7-301-09815-4

I. 与… II. ①布…②雷…③高… III. 巫术-研究-欧洲 IV. B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0206 号

Copyright © Robin Briggs 1996, 2002

Translated from *Witches & Neighbour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 (2nd edition) by Robin Briggs

First published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6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书 名: 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著作责任者: 罗宾·布里吉斯 著 雷鹏 高永宏 译

特邀编辑: 贺江斌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815-4/B·034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8.25 印张 38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第一版

前 言

如大多数书籍一样,本书的问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这些人真的太多了,无法在此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此外,各研究机构尤其是万圣学院(All Souls College)也给予了我无价的支持。如果我不是得到了那些特殊的机会和自由的话,不论是档案研究还是写作都将会花费更长的时间。研究外国档案是件很耗钱的事,而我却从我所在的学院——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系,以及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得到了慷慨的资助。数年来,南茜的档案部职员一直很耐心,工作效率也很高,对此我尤为感激;在那里工作是一种快乐。让我感到快乐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地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盖·加波丁(Guy Cabourdin)和吉恩·考德特(Jean Coudert)——对我的工作颇有兴趣。

不论研究的主题是多么晦暗,研究巫术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一个十分友好的团体,他们随时都乐意互相交换研究素材和观点。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较少一些的正式聚会都使得我能向许多人学习。在那些多年来对我有很大帮助的人当中,我要特别指出阿尔弗雷德·索曼(Alfred Soman)、斯图亚特·克拉克(Stuart Clark)、林德尔·路普(Lyndal Roper)、戴维·哈里(David Harley)和吉姆·夏普(Jim Sharpe),但是仍有许多其他人给我帮助。卡罗林·奥茨(Caroline Oates)慷慨地允许我拜读他尚未发表的论文。我也和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同事斯科特·曼德尔布洛特(Scott Mandelbrote),以及彭布罗克大学的米里·鲁宾(Miri Rubin)进行过一些交流,现在想来还令人振奋。被邀请去做的讲座和参加的讨论会给了我一个向活跃的听众

阐述我的学术观点的机会。

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和朱莉娅·赛戈尔(Julia Segal)的一次谈话,尽管我担心我讲的可能并不如她认为的那样是十分凝练的评论;她对此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对我的激励那时候是很重要的。从那时候起,在始终如一支持我的出版经纪人——来自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的费利西提·布赖恩(Felicity Bryan)和斯图亚特·普洛菲特(Stuart Proffitt)与来自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 Penguin)的彼得·马亚(Peter Mayer)——的帮助下,这项工程开始成形了。我的编辑菲利普·格温·琼斯(Philip Gwyn Jones)认真阅读了我的原文,并提出了许多我被欣然接受的建议,这一点上我对他感激不尽。接下来,托比·蒙迪(Toby Mundy)进行了认真的审稿工作,对此我十分赞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妻子达芙尼(Daphne),她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如果没有来自她的一些帮助——不管是在本书的思想性方面还是在写作中的具体问题——那么本书都将晚很久才能问世,也将缺少一些重要的内容。不过,无论本书存在什么错误,我自然应该负全责。

本书还多承一种特殊的盛情,让我始终难以为报。当我还在贝列尔大学(Balliol)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受到布里奇特(Bridget)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亲切关怀和勉励。他们是最热心的也是最好的朋友,在此我向他们聊表谢意。我希望这本关注普通人生活和从前妇女生活的书能够让在此方面著述等身的这两位历史学家产生特殊的兴趣。

第二版

■ 前 言 ■

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将拙作《与巫为邻》一书列入其出版范围,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在此也向为本书做编审工作的泰萨·哈维(Tessa Harvey)和阿尔·伯特兰(Al Bertrand)致以谢意。与1996年3月第一次出版时相比,这已经是一本有显著差异的书,从这个角度讲,它并不单是前者的第二版。此次追加的参考书目是最大的增加内容,这表明在过去的五年中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巫术史的研究和著作。但愿不是我骄傲自大,也不是不求上进,我认为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所有这些发现都与我起初研究的基本框架相吻合;当然,他们加进了许多各地的详细事件以及精妙的分析,如果我也在书里写上大量这些内容的话,就会让这本本来已经很厚的书厚得让人难以接受。于是我就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修改一些错误,重写一些不清楚或者不合理的地方,以及添加少量的我认为能够说明一些重要问题的章节。

从1996年开始,我就和许多其他对巫术感兴趣的人有过很愉快的交流,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参加了分别在维特里西(Wittlich)(在特里尔附近)和斯旺西(Swansea)召开的很有激励意义的会议。除了以上那些已经感谢的人之外,我还要提到尤安·卡梅伦(Euan Cameron)、赫伯特·爱登(Herbert Eiden)、托马斯·洛比休斯(Thomas Robisheaux)、沃尔特·卢美尔(Walter Rummel),以及埃克塞特学院的巫术研究组,包括迟来的、我一直想念的加雷思·罗伯茨(Gareth Roberts)。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章 完美女巫的传说	(13)
一名女巫供认了	(13)
女巫的形象	(16)
人魔立约	(22)
巫师的半夜拜鬼仪式	(30)
洛林的半夜拜鬼仪式	(39)
欧洲的半夜拜鬼仪式	(54)
 第二章 施巫术的经历	(64)
害人的力量	(64)
宗教,药物和不幸	(71)
父母,孩子与巫术	(79)
精神疾病和婚姻问题	(83)
牲畜和施巫术	(87)
事故和赤贫	(94)
恶意和妒忌	(98)

第三章 超自然力和魔法治疗	(102)
精英和流行宇宙论	(102)
魔鬼,女巫和伤害人的力量	(108)
飞行和变形	(112)
施巫术的技术	(115)
恐惧,报复和治疗	(120)
迷信,魔法和宗教	(128)
医生与超自然能力	(137)
 第四章 罪恶的投射	(142)
施舍与复仇	(142)
社区联合与社区冲突	(152)
乞丐和他们的不满	(162)
怀疑与侵袭	(164)
从怀疑到行动	(169)
投射与幻想	(172)
 第五章 女巫发现者及女巫治疗术	(179)
术士和他们的治疗术	(179)
洛林地区的巫医	(182)
反魔法及其使用	(187)
女巫发现者和巫术恐慌	(195)
政府支持的捕猎女巫	(203)
神职人员与巫术迫害	(207)
医疗专家	(216)
刽子手和狱卒	(223)

第六章 爱与恨:配偶与亲人	(226)
婚姻与父母	(226)
压力下的家庭忠诚度	(230)
仆人和巫术	(235)
孩子们和半夜拜鬼仪式的传说	(237)
弱点和声誉	(241)
母亲和她们的恐惧	(245)
死亡,遗产和憎恶	(248)
性和求爱	(251)
暧昧的家庭:支持和背叛	(255)
第七章 男人 vs 女人:巫术的性别	(259)
理论和现实	(259)
女性社会和妇女之间的争吵	(264)
女人和魔鬼的迷幻	(270)
关键的断层:从流言到审判	(271)
术士,产婆和治病术士	(275)
心理,讨厌女性和巫术迫害	(279)
第八章 铁器时代	(284)
艰难时事和巫术迫害	(284)
死亡率,迁移率和犯罪	(288)
通货膨胀和社会问题	(290)
资源的限制和自给自足	(293)
疾病和战争	(299)
隐含议题:萨勒姆女巫	(303)

第九章 力量之网	(309)
关于善与恶的秘密力量	(309)
国家和教会,法律与秩序	(312)
法院和法官	(322)
处在迫害运动核心的地方社区	(329)
村民委员会和猎巫者:萨尔州和德国	(332)
萨尔斯堡和它的乞丐:曹伯雷亚克审判	(344)
重要的平衡:社区内部的恐吓和冲突	(347)
 第十章 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	(363)
自我意识和现代性	(363)
世界的觉醒	(370)
共谋的幻想和受迫害的人	(373)
反常和惩罚	(376)
精神的剧场	(378)
驱魔,付诸行动和供认	(380)
巫术和进化心理学	(384)
 结论	(388)
参考文献	(404)
参考文献补遗	(418)
注释	(423)

丨 导 论 丨

巫师一直萦回于人类的想象当中,挥之不去。作为破坏性的、恶毒的角色,他们始终表现得与一切积极的价值观相对立。巫师就是“异类”的化身,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背离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对社会的忠诚,转而做魔鬼的代理人。古往今来,各地的人们都相信有这种人和这种行为,在我们所知的人类社会中,极少有完全不受巫术影响的。非洲有些生活方式很奇怪的游牧部落似乎就属于这些很少见的特例;他们对社会冲突的解决办法就是迁徙,如果必要,就拆分成更小的新群体。而一旦他们转化成了一个定居的群体后,关于巫术的指控就开始在他们当中蔓延,因为他们传统的用来缓和冲突的方式此时已经无法办到了。正如这个例子所表明的,例外的情况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假定任何特定的社会都是相信巫术存在的。不过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现代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社会,在这里对巫术的信仰被指责为是尚古主义的表现。与许多类似的复古主义观点相比,它既没有出色的实践行动,又不被大众理解。在西方社会还存在的相当数量的残留巫术信仰可能就是这种观点最起码的一个反例。人们也可能会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更加能容忍那些被我们视为“变态”的人,或者广义上的那些少数群体。如果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化世界的人,在对待巫术这个问题上,还比不上我们的祖先认真,那么可以确知的就是,这更多是由社会变革而不是由任何广泛传播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引起的。

这种社会的变革与我们生活中统治力量的变化有关,过去充当这一

角色的邻里关系已经淡化了,伴随而来的是国家和官僚机构地位的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许多现代人处理社会冲突的方式与非洲的那些游牧民相同;他们换个地方找另一群合得来的人相处。大型而又无组织的社团是允许这种自由的,于是我们很少将自己的邻居视为直接的竞争对手。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乡村和小镇的社会过去常常是怎样运作的,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成员移动得少得多,而且以更加紧密的方式互相影响。不管对方是好是坏,人们都很难互相逃离,这就是“巫术罪”植根的一个重要土壤。因为这种信仰的核心在于认为巫师有着奇异的力量,可以给他们的邻居和社区造成大规模的伤害。他们不仅是内部的敌人,同样也是那些他们所谓的“受害者”十分了解的对象,他们的坏名声是在许多年的谣言和闲话的险恶包围下建立起来的。本书之所以叫《与巫为邻》,正是我故意强调这个社会背景的缘故,这一背景的详细运作机制值得我们花些篇幅来探讨。

但是,巫术不能全都从社会机制的角度来解释。它的产生同样有其文化背景,尽管这个范畴很广。这里我们也有必要研究一下巫术信仰衰落的原因。宗教的观念现在已经不再统治这个世界,因为基督教会已经不再如过去那样炫耀说他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解释、预言和控制这个自然界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已经证明主流基督教会的这些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它们也便只存在于那些由原教旨主义者所构成的边缘群体中。善与恶、上帝与魔鬼——这些不仅仅只是字面上的东西,而是互相依存的概念。如果说巫师有力量的话,那也是因为人们认为世界上充满了隐藏着强大力量,它最终源于那两大对抗的势力。为了伤害其他人,巫师们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与某种外来的、存在于精灵和魔鬼的世界中的力量有过接触。宗教、魔法和巫术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作为社会的敌人,巫师们也被人们认为是构建了一个诡异而阴险的反面社会。据说他们在夜间飞去参加会议,在那里他们举行各种放荡的、亵渎神灵和食人的仪式,以此来标志他们对社会和人类普遍价值

观的背离。尽管可以想象,这些复杂的信仰随着文化的不同而有不同,但是没有哪一种是某种文化所特有的;它们都是巫术的典型特征。类似的幻想在许多大不相同的地方背景下重现,尽管每种新的形式都有细微差别。

因此,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巫术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因为它基于对自然界及其运作方式的一种特定的观点。不过我们也应该考虑第三种背景,因为有无数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巫术也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通常,一种信仰肯定会反映出人类深层次的渴望或者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简单地尝试着解释厄运,随之而来的就是希望可以避免厄运。这种信仰看起来是整合了我们共有的幻想生活中的某些元素,来表述我们某些最深层的恐惧,并且表达我们对他人潜在的怀疑。有一种真实的感觉,那些抛弃了巫术信仰或者魔法力量的社会,结果却有了一种失落感,因此需要发展可以起替代作用的鬼神理论。对传统巫术信仰的怀旧情节是现代西方文化里一种相当另类的通病。戈雅(Goya)绘制了一些恐怖的巫师图片,虽然他本人不相信世上有巫师;现在,电影工业伪造“超自然”的能力已经催生出了一个恐怖电影的流派,它将所有过去的东西拿来利用。在现代的儿童文学中,巫师无所不在。有时候他们保留了其古代的角色,代表了最极端的邪恶形式;但是更多的,他们要么成为对大家无害的魔术师,要么成为由古代贤哲组成的智囊团。这种趋势提醒我们,巫师角色的易塑性可以十分容易地被用来进行加工,以适应不同年龄段的口味。

这种加工的一个极端情况体现在关于巫术的现代伪宗教中。尽管这种调和结构确实将某种真实的异教信仰和仪式中的元素拙劣地融合在一起,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错误的系谱之上。这方面的专家通常断言说,在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的欧洲受到迫害的巫师们实际上是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遵循一种在基督教之前的自然宗教,并且能使用一系列草药和超自然的医疗技术。虽然这副图景还有那么点对的地方,以至我们很

难把它完全驳倒,但是它几乎全错了。过去的那些巫师们并不是残留的异教的信徒,也不是秘密知识的持有者。关于这方面的许多说明都是在重复一系列错误的概念,而这些错误的东西还有成为大众知识的危险。很危险的是,那些既不知道素材来源也不了解特定领域知识的作者却能很轻易地从材料中提取细节,然后再将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夸大,或者用错误的方式来解读它们。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有些以巫术罪名被起诉的人是巫医,且因其行为而被教会判罪,但是在他们那混杂着万物有灵论和基督教思想的信仰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异教的影子。他们成为异类是因为其他人认为他们是,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某些有意的举动所致。无论如何,他们只占被迫害者的一小部分,而多数人却仅仅只是因为和邻居关系不好。这种历来为社会人类学家所熟知的情况,其实正是我们在欧洲很可能看到的。而正是一系列颇有独创性的历史学谬论使得一些非常明显的真相开始变得晦暗起来。既然很多人一般愿意相信这种谬论,看来这个由错误的信息导致的误解将不会得到很好的澄清。

冒着让那些试图寻找惊人发现或者历史真相的人失望的危险,我也要指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历史上,欧洲的巫术不过是一种想象,这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巫师,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经举办过黑弥撒或者崇拜怪异的神。有很多人涉足“超自然”,那是为了寻找财富、力量或者为自己报仇,但是他们中没有谁认为自己是邪恶教派的成员。过去神职人员经常将各种行动在魔法的名头下混在一起,这种做法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必须谨慎辨别各种不同的行为,和当时的社会对它们的看法,正如同我们辨别各种所谓的女巫一样。如我上面所论述的,这种使巫术为人们所相信的信仰系统既广泛又复杂。本书试图说明该系统是如何与现实联系起来的,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充斥于我们祖先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我的工作既是要重建人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同样也是要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大迫害运动给出一个解释。

可以理解,由于猎巫的观念如此流行,所以从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将

迫害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此外,那些研究素材基本上就是决定疑犯命运的司法程序的记录。即便如此,这些历史学家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能找出欧洲历史上这一悲惨事件背后隐藏的某种真正原因。迫害行动几乎一直被认为是某种隐藏意图的表象,不管是为了建国,还是族内压迫,又或者是因为宗教偏执。尽管这些解释通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它们变得过于刻板或者空泛了,也是站不住脚的。那种认为这些事件背后有着单一的原因的观念明显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调查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事件的起因是相当复杂的。事实上迫害行动是一个典型的由多重原因引发的事件,这些原因在迫害行动相对简短的历史上跨越时空而广泛存在。所以,将这些原因进行空泛的概括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陈腐的,因为它们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我的方法则有很大不同,因为我的研究焦点是放在过去那些人的生活和信仰上,他们曾经是牺牲者或者大多数迫害运动的主要鼓吹者。解释应该从此处开始,并分析使得人们的信仰高度发展起来的大环境。进一步,我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这些结果,以及它们的各种分支。尽管迫害运动将作为本书的固定的主题,但我并不认为它就是中心主题。最后我希望这种间接的手段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地研究猎巫运动,并理解其或然性的本质。

对迫害行动保持一定的关注是免不了的,离开了它,我们对于各地巫术信仰的持久迹象的了解会少很多。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零散案件、19世纪的民俗学家和小说家的作品以及人类学家对庄园时期的欧洲进行的研究,都证明了这种持久性。但是,它们只能给我们一个很片面的视角,因为它们要么是一些片断,要么出现得很迟。我们所得到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存留至今的巫师审判记录以及当时的报导者和评论家的作品。尽管这些资料十分丰富,但是我们仍然应当谨慎对待这些记述。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那些文学的夸张和渲染就一定是标准事实,就像我们也不能认为某个地区发生的故事就能代表所有地区一样。例如,有些资料表明,在迫害运动开始的时候,公众对巫术的焦虑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只

有在社会和经济状况陷入严重混乱的时候迫害运动才会流行开来。而迫害运动的后果可能是进一步加深了普通人群对巫术的不安和害怕,这导致了发生大规模流行的迫害行动的危险,而此时精英集团的观点则是果断地趋向于反对这种行动。上述论点没有哪一处是能得到或者可能得到证明的;它的内部连贯性与它同已知事实的关系一样,都被人们用来将其评价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设。

巫术作为一个逻辑和语言上的概念也发生了意义的转变,其定义变得武断和无规则。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在它与各种各样的圣经文献的关系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里翻译成“巫师”的单词究竟是什么含义?更近一些的时候,“猎巫”这一词条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各种偏执地搜寻隐藏着的变态人物的行动。这里我们感到了一点微妙的变形危险,因为巫师已经在更广义的程度上用来代表受迫害的少数人群了。尽管很明显,不同的迫害模式确立的过程中必然都有相似的对当事人进行鉴定和冤枉的过程,但是,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毕竟不同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不管建立在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东英格兰的“猎巫将军”马太·霍普金斯(Matthew Hopkins)二人之间的对比是如何的成功,它都必须说明这两者之间那种深远的差别。当亚瑟·米勒(Author Miller)在他的作品《激情年代》(*The Crucible*)中引用萨勒姆(Salem)审判案来类比麦卡锡主义的时候,其结果就是造就了一部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著名舞台剧。

米勒犯过的历史学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的舞台剧聚焦的主要问题——神权和个人自由的对立——在新英格兰确实是存在的,尽管这并不能如他所想的那样解释萨勒姆审判案。相形之下,可就没有那么多借口来将纳粹的大屠杀和对巫师的迫害运动相类比了,尽管这种类比现在流传甚广。这里有些共同点——比如将罪名强加在他人头上,以及对举行邪恶仪式和谋杀儿童进行指控——但是种族灭绝和搜寻隐藏的内部敌人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关于巫术迫害运动,一种最具有误

导性的观点,就是认为这种行动是由统治集团出于本身泄愤的目的而煽动起来并一手操纵的。这正是从与大屠杀的类比中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看法,只是它将受害者的人数极度夸大了。在女权主义兴起和人们以巫术为潮流的背景下,一种颇有蛊惑力的传说流行开来,认为在欧洲曾经有900万妇女被作为女巫烧死——不是种族屠杀,而是“性别屠杀”。这是将实际人数翻了200倍的过高估计,因为现在最令人信服的估计表明,在1450年到1750年之间,可能发生过10万次审判,大概执行过4万到5万次死刑,其中20%到25%的被处死者是男性。

这些数字足以让我们胆寒了,但是它们的背景只能是那段也许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酷的以死刑进行惩罚的时期。几乎没有例外的,欧洲的刑事法庭在处理巫术疑犯的时候表现出了引人瞩目的克制和谨慎,尽管疑犯们通常表现出很愿意供认那些根本不可能的罪行。在多数地区,在人们能够否定存在着巫师这类人之前很久,死刑实际上就已经停止了。普通人一般也不会跑去告发他们的邻居,说她们用邪恶的巫术伤害了自己;通常他们都要在有了15年到20年日积月累的事件之后才会去告发。如果上述说明让多数读者感到疑惑的话,这就表明了我们在理解力方面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不足。关于这方面,通常的设想是倾向于找出一种十分明显的共性,这也正是它们决无成功可能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一般关于近代前期的教科书——通常由优秀的历史学家所撰写——如果作者真的敢全面论述巫术的话,那么此书就经常是半对半错的混合品。

上述状况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正在发展的专业化这种危险,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了大量关于巫术历史的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章。人们经常认为这一主题得到了太多的关注;于是,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档案还没有被研究过了。绘制比较详细的反映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巫术情况的区域图也首次成为可能。不过在它代表了相关知识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对这些知识进行说明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就显